

目相乐总 / 著
Sou Sagara
目监督 / 绘 太公望 / 译

2

变态王子 与不笑猫。

The "HENTAI" prince
and the stony cat.

CI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杰王子 与不笑猫。

2

目相乐总 / 著 Sou Sagard
目监督 / 绘 太公望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态王子与不笑猫. 2 / (日) 相乐总著; (日) 监督绘; 太公望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56-5812-8

I. ①变… II. ①相… ②监… ③太…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0085号

原著名:《变态王子と笑わない猫。2》, 著者:さがら総, 绘者:カントク

©2011 by Sou Saga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MEDIA FACTOR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from MEDIA FACTORY, INC.,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2-346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变态王子与不笑猫 2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相乐总
绘 者 (日) 监督
译 者 太公望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焯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方宁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812-8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1. 再见了，
我的家



世界被渲染成一片通红。

从市营公交的车窗眺望外面，能清楚看到街上的夕阳红变得越来越浓。感觉夕阳西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早了。

仔细想想，八月也只剩下今天和明天了。

夏天马上就要结束。

高二的夏天即将追随着死去的蝉们走向消亡。一生只有一次的，十六岁的夏天。

……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件事情，顿时海啸一般的伤感涌上心头，让我感到坐立不安。

这个夏天，我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啊？

与女生交流（游戏）。与女生一起锻炼（影片）。观察女生（望远镜）。每年一成不变的三种神器。不，慢着，并不仅仅如此。

从上个月开始，我的环境有了急剧性的变化。

没错，由于朋友增多了，所以增加了游玩的机会。有在游戏中心欢闹，也有在别人家的公营住宅吃饭。想知道详细情况的人就去看编撰了我的妄想日记的横寺短篇集吧。并没太大兴趣？哦，这样啊……

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但是总觉得有些不满足。

“没有比满足更加腐朽的东西了。只有快乐才能作为人的生存价值。”

爱尔兰的讽刺家奥斯卡·王尔德就是这样跑完了短暂的人生。我一直以他为人生的榜样。即使是现在，去追求更符合夏日





风情的玩耍也不晚吧？比方说和女孩子一起去夏日祭典。

——八月三十日，十八点整。我在公交内将大概这样的意思传达给了坐在隔壁的小女孩。

于是她——简隐月子说道：

“学长你真是一点都没改变啊。总是被过去的人的话语所影响。你要更加——”

“更加什么？”

“……”

她把脸贴在我对面的车窗上，一动也不动。

“咦，咦？简隐？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看起来并不像是在关注着什么的样子。在街角走着的年轻夫妇。伫立在人行横道前面的一家人。朝着某个地方奔跑的兄妹。她只是眺望着这种随处可见的平常风景，看都不看我一眼。

“……那个，简隐同学？”

而且她还突然向我提出了根源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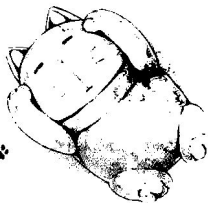
“如果要去夏日祭典的话，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你问我做些什么……”

一般会问这种问题吗？我很少向女孩子提出约会，所以不是很清楚。根据影片里面的进展，是由“去夏日祭典吧→嗯去→我喜欢你，脱吧！”这三个阶段所构成的。现实中多余的步骤还真不少啊。

“怎么说呢，随便玩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室内游戏。”



1. 再见了，我的家

“欸？”

“在室内玩的游戏就好。像抽鬼牌、大贫民之类的。”

“……还真是雅致的选择啊。”

在夏日祭典上热衷于扑克牌游戏，我从未看过这种景象。而且祭典本来就不是在室内举办的东西啊。

翻译过来就是委婉地表达了“不想再和学长一起玩了”这样的拒绝意向吗？就是和女孩子游戏里“一起回去会引来朋友的风言风语”这样的拒绝话语同样意思。

……这不可能！我慌忙摇了摇头。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不会因为一点不安就崩塌瓦解的。证明？我当然能够做到啊。

据说男女的亲密指数能够通过分开时的态度表现出来。

比方说刚认识时非常酷的后辈和熟悉脾性的年轻友人，对于“再见”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身为妹妹候补的女孩子倾注感情说出来的“再见”，激动等级是界限突破科罗拉多大峡谷。

而我和筒隐的关系则比这三个阶段还要更高一层。已经爬上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阶梯。

——听到我这么说，这次她回了我一个深深的叹息。

“学长你想要我说出怎样的‘再见’呢？”

“我希望你抱住我并说出‘我不想回去，我不要在这里分开’这样的话。”

“欸，这是什么意思？”

“哦哟，不要误会了哦！只是基于妹妹的意义上！”

“……‘我要回去，在这里分开吧，我永久讨厌你’。”

“噢，噢？你刚刚是不是悄悄说了很过分的话？话说你干





吗要先下车啊？我送你到家门口啦！没在听我说话哦，等等，等等我啊，月子妹妹！”

我紧随筒隐身后下到终点站。说起来，台风似乎从南边的海向日本靠近了。

“台风应该会若无其事地绕过日本列岛吧。”

根据令人有种微妙不安的天气预报大姐姐的预测，这个镇子应该不会进入台风范围的。

尽管如此，树木依旧在风的吹动下发出了惨叫声，然后感觉从遥远的镇子上传来了风暴的预感。

“你走得这么匆忙是很危险的！月子妹妹你个子很小，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走的。”

“你真失礼。我会长大的。会长大的。而且我说过好几次了，我讨厌‘月子妹妹’这个叫法。”

“唔，那么，Moon Child……”

“根据你取的绰号，我们说不定会无法避免法庭斗争的。”

“有到这种程度吗？！”

我慌慌张张地在不肯停下脚步的筒隐身后跟随着她。

“月子妹妹这个叫法不行，英文名也不行。这样一来就只剩妹妹叫法和猫咪叫法这两种了。你想要哪个？”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二选一啊？学长你的词汇很有问题。明明还有其他选择的。”

“比如说？”

“……比如说，真的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单纯用月——”

“好，想到了，Sweet Princess？Oh，Japanese竹取物语！噢，



1. 再见了，我的家

你要去哪啊？My Baby！”

“请不要和我说话。您是哪个文化圈的人啊？是变态文化吗？”

我的妹妹（他称）似乎是闹别扭了，像个小怪兽一样勇猛突进。用橡皮筋系住的一束头发左右摆动，就像是心情不好的小猫的尾巴一样。

究竟是哪惹她生气了？

这里是距离一本杉之丘很近的住宅区。旧式的大房子和新的公寓并存其中。右手边是延绵不断的石墙。筒隐家很大，沿着墙走到大门前都要花上不少时间。因此，我多多少少也熟悉了这附近的风景。

就在我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尾巴头发的少女停下了脚步，缓缓地转过头来。

终于，不对，搞不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面对面吧。

“你真的不需要把我送回家。今天很感谢你了。”

“如果你是担心我会变成上门狼的话，那大可不必哦。只要对方不愿意，我就不会强迫的。”

“只要不抵抗就会变成恶狼，你这句供词就是这个意思吧？”

“不，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措辞的问题而已！”

“措辞……是指话语会不受自己控制吗？好像能够理解，不过还是不太能理解。不。”

筒隐缓缓地摇了摇头。尾巴头发也随之摇动。

“开玩笑的。我信任学长。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那么……”





“不过，马上就到了。你一直送我家，我会于心不安的。”
非常平坦的，没有感情的声音。

没有笑。没有生气。雪白的脸颊也没有丝毫动静。薄薄的嘴唇静静地闭着，如同蓝色玻璃珠一般的眼睛在冷淡地仰视着我。

每一个部件都很可爱，却一点都不亲切。就像冰冷的人工智能一样面无表情。

但是我知道，其实在那冷漠的假面下面，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在打转。

——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犹豫不决。

“那么学长，再见。学校里见吧。”

这次的“再见”是认真的。

筒隐冷淡地以事务性的动作低下了头，毫不在意地转过身去。在暮色迟迟的景色中拖着长长的影子，头也不回地渐渐远去。

我只能目送着她那夕阳色的背影。

好，关于刚才那个证明问题的解答篇。

想要送她回家却被拒绝了，并且快速离开——这种类型的分开方式在男女的亲密指数中，是属于怎样的等级呢？如果有谁对活生生的女孩子比较熟悉的话，麻烦告诉我答案。

……不，还是不要告诉我好了。

反正估计只会让我陷入沮丧。

筒隐月子无法笑。



1. 再见了，我的家

因为不笑猫的关系。她和我在两个月左右前被那个猫像所害，而建立了协力关系。

我的人生面临绝境，筒隐姐妹的关系出现危机，虽然发生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事情，不过姑且算是顺利解决了。到了现在，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回忆。还有了飞机场——不对，小豆梓这个其他班级的朋友。

但是。

只有筒隐失去的真心话没能取回来。

这个暑假，为了取回她的真心，我们经常上街。目的是寻找不想要真心话的人。我的计划是通过猫像让那家伙把真心送给筒隐。

今天也是上街归来。

……不过，我怎么说也是健全的高中男生。

和可爱的学妹一起出门，总还是会有所期待的。

虽然取回筒隐的真心很重要，但我也想和筒隐变得更加亲密呀。怎样的对话才能竖起桃色旗子呢——精心制定的流程图足足有一本笔记本的分量。因此在我的脑内，从喜欢的肉包到喜欢的写真女星，方方面面的话题都集结在了户口本之中。

你问我为什么是户口本？

因为我的最终目标是成为月子的哥哥呀。

前些时候，我和筒隐姐进行了白昼下的决斗，结果我输了，于是失去了成为哥哥的权利。不过只是输了一次而已，男子汉是不会就此放弃的。

没错，也就是说这次是英雄从邪恶的国王手中夺回妹妹的





故事。

攻略顺序很简单。和公主一起出去玩，在不知不觉之间积累既成事实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自然而然——

“呐呐，横寺哥哥……啊，我说错了！”

“没有错哦。来，再喊一次吧。我的妹妹。”

“哥，哥哥……比起姐姐来，月子其实更喜欢哥哥你……”

会发展成这样扭扭捏捏的兄妹关系。妹妹角色是有单独路线的，真不错。最近流行这个模式。

……我梦想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学长你喜欢这种妄想吗？这样啊。变态漫画看太多了吧。”

“心，心灵相通！或者筒隐你也看了同一部漫画?!两情相悦?!”

“……听好了。即使世界因为核战争而只有我们两个存活下来，如果非要我管学长叫哥哥的话，那还不如马上踏上哈米吉多顿（注：基督教《圣经》所述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只一次出现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的异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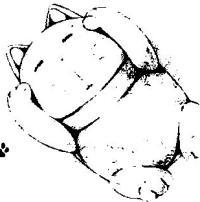
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甜蜜氛围！

筒隐总是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不仅外表上看起来是如此，而且即使和我一起出门，也丝毫没有要管可靠的学长（就是人啊！）叫哥哥的迹象。

刚刚的分别方式也是如此。

我并不是真的想让她来拥抱我。

只是，用不着那么干脆地说“再见”，稍微表现出一点依依不舍的样子也不会遭天谴吧？



1. 再见了，我的家 ❀

“明天家里要大扫除，没办法见面。”

“后天是开学典礼，而且要去和社团的大家见面。”

“再接下来就要开始上学了。”

随着开学的临近，简隐变得越来越冷淡了。虽然我自负和那孩子的关系变得亲密了一些，但是这个暑假，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要说是缩短到兄妹关系，感觉甚至有地球和月亮那么遥远了。

按这个势头下去，想从国王手中夺回她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是虚数世界的概念。

“第二学期开始后会更加疏远吧……”

我坐在回家的市营公交里摇晃着身体，悄然地垂落肩膀。我是二年级，简隐是一年级。即使同样生活在高中里，学年不同的话，生活范围就会大不相同。又不是经常竖旗体质的二次元主人公，不可能方便到只要在走廊上走动就会碰到女主角的。

到了这份上，回到无人的家中实在是让我感到无比悲凉。

现在，我的家人还在参加居委会企划的海外旅行。我因为需要对田径社表现出自己的诚意，再加上还有要和简隐亲近到不能被家长知道的地步，所以乐意至极地送别了大家。但是到了现在，我却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正确选择了。

……恋恋不舍也没有什么意义。

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掉作业。收藏的影片也要整理一下吧。还得去进行自主性幼儿园警备。既然无法成为简隐的英雄，那就只能成为幼儿园孩子的英雄了。寻求未来的紫之上三千里！

我就这样调整心情，从公交下车踏上了归路——



发现家被消灭了。



我的家没了。

我花了二十分钟左右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横寺家的周围和简隐家不同，是无机质、无个性的分售住宅地。按照一个方向排列整齐，形状、大小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令人感到憋屈的独栋房子。感觉一推就会依序倒下去，所以被揶揄为“多米诺骨牌”。估计每个房子里的住户也和我家是同样的家庭构成、同样的生活方式吧。

在那个多米诺骨牌的终点，距离公交站最远的拐弯处就是我的家所在。

——本来应该是建在那里的。

我家应该所在的地方变成了空地。

没有建筑材料的踪影，也没有长出杂草来，整块地都只是被茶色的泥土所占据。没有门。没有围墙。没有自行车。门牌就更不用说了，也没有种植的树木。总而言之，就是什么也没有。

横寺家没有留下任何曾经存在于此的证据，忽然间消失了踪影。

“这，这是怎么回事……”

我像一根木棍一样呆站在原地。天地逆转，方向反转，熟悉的景色顿时变成了无比可怕的异世界。

喉咙干渴，呼吸困难。背上流出冰冷的汗水，让衣服粘在



1. 再见了，我的家 ❀

了身上。膝盖在不住地颤抖，我也随之笑了出来，但是这明显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家……”

我无力地靠在附近的电线杆上，于是横寺男孩的故事以流浪汉结局宣告终结。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怎么可以有这么白痴的事情啊！”

在科学万能的这个时代，被不可思议的事件扰乱人生我会很困扰的呀！请教教我，科学的力量！

我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握住了手机。不管是谁都好，我希望能有人听我说话，然后温柔地给出建议。如果可以的话，最好马上将这个现象解决掉。

短号第一位，胖太。遇到困难就要找发小。古往今来，所有世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做的。虽然对方一般都是女孩子。不过反过来说，男人间的友情是比血还浓、比海还深的。

“哦哦，怎么了啊变态王子？什么，家没了？那真是可怕的鬼子母神，吓死人的广德寺。正好我也在忙着为无家可归的非洲孩子们进行募捐活动，再见了。有兴趣的话，也麻烦你捐点过来吧。”

仿佛在进行流畅的作业一般，他挂断了电话。

完全不相信我。如果我改口说自己成功与无家可归的火星小孩取得了接触，他说不定就会马上跑过来的。真是比水还薄、比水坑还浅的友情啊。

我一边微微落泪，一边翻找着手机的电话簿。

最先出来的是a行——小豆梓。





蓬松卷发的爱哭鬼大小姐（伪）。

经过了那个不笑猫事件，我和小豆梓成为了朋友。关系亲密到如果不小心说出飞机场就会被骂变态的程度。我今年的暑假的成分是由五成简隐、四成小豆梓还有一成田径社所构成的。

所以，Help me 飞机场！

“变态的电话已经设置为拒绝接听。你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然后就像鬣狗一样在野外死去吧。”

“……”

这个新颖的电话留言是怎么回事。

顺便一提，关键在于这并不是真正的拒绝接听，而是电话留言这点。

就算没有可以互通电话的朋友，居然为我设置了专用的留言信息，她真是太热情了。不，应该说我实在是太悲哀了。

说到底，我没有被小豆梓做到这种地步的理由。倒不如说，她除了感谢我之外还是应该感谢我。

那个大小姐（伪）现在是在冲绳。

“关于旅行的日程，狠下心来个三天两夜如何？钱也存了不少，这种程度的奢侈应该还是能做到的。”

“不错呀。都是你在动物咖啡店努力工作赚下来的钱。”

“海水浴我还是第一次。真期待啊。还买了新作的，大、大胆的比基尼！火爆到连海滩的儒艮都会吓一跳！嘿嘿嘿！”

“大、大胆的比基尼……吗？那我真想亲眼看到啊。”

“嘿嘿嘿嘿！”